

职业教育与中国工业化的发展进程研究

项目实施情况报告

一、项目背景与目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及其结构发生深刻变化。专业化的社会运作需要专业化的职业人才，同时职业性与专业化也将促进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进程。培养和造就一支适应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要求、门类齐全、技艺精湛的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助力实现制造强国国家战略，是时代赋予职业教育的重大使命。

回应新时代发展要求，必须深刻理解新时代发展的背景，把握新时代的发展方位，用具有新时代特色的现代职业教育引导和助力技术技能型人才的成长，筑牢理想信念，提升能力水平，培育适合新时代发展要求的大国工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解决这个（发展不平衡）问题，关键是要发展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要大力提倡工匠精神，不断向实体经济输送专业技术人才。”研究职业教育与工业化发展进程的关系，有助于探索职业教育的发展路径，实现共同富裕。

在新型工业化时代，中国职业教育基本实现了体系建设与机制建设的成效进步。转型升级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内生动力，城市化是职业教育发展的核心引擎，生产要素的全球供给是职业教育发展的重大机遇，社会主义是职业教育发展的战略优势，全面小康是职业教育发展的时代要义。但是职业教育发展仍旧具有一系列结构性矛盾，职业教育发展规模与工业化发展水平不相匹配，职业教育发展质量与技能与产业发展要求不匹配，职业教育发展状况与劳动力供需状况不匹配，

职业教育发展水平与充分与均衡发展需要不相匹配,职业教育发展趋势与社会公众的期待不相匹配。

面向“十五五”与第二个百年目标的建设征程,职业教育发展仍需面临一系列挑战。职业教育必须应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持续演变的挑战,互联网时代与无人区创新的挑战,数字经济时代的挑战,“新职业社会”与“再精英化”的现实挑战。职业教育需实现面向新时代的功能更化,促进现代人的主体性发展与完善,推动现代社会职业伦理发展与职业社会塑造,推进社会公平与经济可持续发展。面向未来,我们需要构建大职业教育发展战略,推动以大职业教育战略为核心的国家发展综合协调体系,推动民营企业更好参与职业教育发展,推动职业教育融入区域治理,塑造职业教育的价值体系、认同体系与决策体系。

二、项目执行情况

北京修远经济与社会研究基金会具有实力雄厚的作者与学者群落,其中多为高校或科研机构研究人员,年富力强,有足够时间和精力从事研究,并具有丰富的调查经验,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历史学等诸多领域颇多建树。同时,本团队基础过硬,具有强大的理论功底和广泛的政府机关人脉关系基础。本研究利用平台优势与作者集群,力求理论梳理、访谈调研、课题分解等多重研究方法的综合。

本研究立足于职业教育与中国工业化的发展进程,首先梳理职业教育与工业化衍生的基本历史逻辑;其次探究职业教育与近代中国工业化的发展进程;之后以职业教育与新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基本线索为纲要,探究职业教育对社会主义工业化积累的作用;探究职业教育与改革开放之后工业化快速发展之间的关系;

探讨面对新型工业化的发展需要，职业教育发展与工业化发展之间的制度损益；最后，讨论在大变局时代中国职业教育如何更好融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目标中来，构建大职业教育发展战略综合协调体系。

三、项目成果与影响

本项目的研究发现与核心观点总结如下：

（一）职业教育与工业化发展的基本原理

工业化进程和现代化进程紧密相关，甚或提供了现代化进程至为重要的物质与经济动力。职业教育孕发于工业化生产的时代背景之下，与工业化快速发展互为促进。工业革命是现代职业教育产生和发展的动力机制；教育社会是现代职业教育的普及扩展机制；技术革新是现代职业教育的壮大发展机制；学习借鉴是现代职业教育的输入与传递机制。

（二）职业教育与中国近代工业化的生发与演进

近代中国的职业教育与近代中国工业化的发展情境紧密相关，是近代中国工业化的技能镜像和制度反映。它呈现出从精英主义向平民主义扩展，从传统师徒制向工厂师徒制的转变等特征，发展极为不平衡，具有鲜明的国家主导性与建构性。

中华职业教育社在近代职业教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该社成立后，不仅产生了以系统性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理论；而且该社通过开展职业教育调查与研究、刊行《教育与职业》杂志、出版书籍，创办中华职业学校、中华职业补习学校、农村改进实验区以及试办职业指导等方式，促进了我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发展，并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以职业学校教育、职业补习教育、职

业指导、职业介绍及改进农村教育等为主要内容的职业教育体系，为中国近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建立作出了巨大贡献。

职业教育发展内嵌于近代工业化进程中间；职业教育塑造了近代产业工人群体及其结构；职业教育推动近代社会变革。对近代中国而言，职业教育的建立与发展是一场与近代工业化同步进行的社会实验。在“大职业教育”主义与平民主义指引下，职业教育渗入社会结构的诸多领域，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发挥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作用。

（三）职业教育与新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发展（1949-2002）

新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基本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有计划的工业化阶段（1949-1978），二是市场导向的工业化阶段（1978-2002），三是新型工业化阶段（2002年以后）。与工业化进程相对应，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也经历了三个主要发展阶段：计划工业化时代的“一体化”发展模式；市场工业化时代的“双轨制”发展模式；新型工业化时代的多元融合发展模式。

在计划工业化时代，职业教育具有“一体化”的发展特征。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一体化推进，中等职业学校获得大发展，总体上坚持了高度统一的单位制发展模式。在市场工业化时代，职业教育实现“双轨制”发展模式。在这一阶段，为适应更高水平工业化对人才基础的更要要求，教育领域出现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双向并存的发展状态，中等职业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双向并存的发展结构以及政府主办职业教育与民办职业教育双向并存的发展态势，呈现出全方位的“双轨制”发展特色。改革开放之后，原有的高度统一的计划单位制逐步向市场化转轨，职业教育体系与单位体系的关联发生松动，从工业动员体系逐步过渡为以政府主办普惠式职业教育为中心的综合协调体系。在这一体系中，职业教育不断与工业

化发展的内生需要进行调适，不断促进人才基础的夯实和高素质技能人才培养。这一中高等职业教育、城乡职业教育、公办民办职业教育共同推进的发展框架为社会结构变迁、综合国力增益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新型工业化与中国职业教育发展（2003-2019）

自 2003 年以来，我国的职业教育体系构成以较高水平职业学校教育与职业培训两部分组成的职业教育基本体系。建成了立体多元的职业学校教育体系，建立了灵活有效的职业培训教育体系。职业培训包括从业前培训、转业培训、学徒培训、在岗培训、转岗培训及其他职业性培训，根据实际情况分为初级、中级、高级职业培训。职业培训一般由政府部门、职业学校、行业协会、企业组织、社会团体等面向社会举办，根据办学能力由相应的职业培训机构、职业学校实施，针对劳动者就业的需要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培训，学制较为灵活。

在新型工业化时代，中国中等职业教育历经起伏，高等职业教育稳步推进。具有鲜明的职业导向，并且出现校企合作多主体办学的发展态势。在新型工业化时代，转型升级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内生动力，城市化是职业教育发展的核心引擎，生产要素的全球供给是职业教育发展的重大机遇，社会主义是职业教育发展的战略优势，全面小康是职业教育发展的时代要义。

但是，在新型工业化时代，职业教育发展仍具有突出的结构性矛盾，严重影响职业教育的健康发展。职业教育发展规模与工业化发展水平不匹配，职业教育发展质量与技能与产业发展要求不匹配，职业教育发展状况与劳动力供需状况不匹配，职业教育发展水平与充分与均衡发展需要不匹配，职业教育发展趋势与社会公众的期待不匹配。

（五）全球变局时代与“大职业教育”（2020 以来）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广泛深远，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威胁。在全球变局时代，我们需要应对变局所提出的一系列新问题和新的挑战，构建变局时代的中国特色职业教育。

全球变局时代中国职业教育面临重大现实挑战，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持续演变的挑战，互联网时代与无人区创新的挑战，数字经济时代的挑战，“新职业社会”与“再精英化”的现实挑战，同时，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集合体也对职业教育发展提出更高要求。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到2020年要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这一目标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国际地位提升和解决教育发展问题的必然要求。教育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组成部分，职业教育的现代化又是教育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也明确指出，“没有职业教育现代化就没有教育现代化”，而职业教育现代化的标志就是职业教育的现代性。职业教育需要实现现代价值的更化，促进现代人的主体性发展与完善，推动现代社会职业伦理发展与职业社会塑造，推进社会公平与经济可持续发展。

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变局，我们需要进一步探索与社会主义现代化与工业化相适应且与社会主义工业化全局互为表里的职业教育战略体系。大职业教育观并非新生事物，而是经过近百年民族复兴实践所逐渐总结与提炼出来的与中国工业化的“政治-经济”复合性高度统一的综合性职业教育发展模式。在新时代，大职业教育战略体系需要重点解决如下问题：

推动以大职业教育战略为核心的国家发展综合协调体系。新时代大职业教育战略承接自张謇的“大职业教育观”与黄炎培的“大职业教育主义”，经由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与改革时期的多时段酝酿，需面对并解决未来若干年职业教育发展的战略性与方向性问题。职业教育与工业化进程、城市化进程高度融合，并可以发挥更加重要的良性作用。为助力 2035 与 2050 综合性发展目标的实现，职业教育需在国家发展战略中扮演更重要作用，建议设立由国务院牵头的大职业教育发展协调体系，推动以大职业教育战略为核心的国家发展综合协调体系。

大职业教育战略是国家主导与市场主体之间的高度融合。一方面需要进一步增强国家对职业教育发展，特别是新时代产教融合与职业教育全球化的顶层设计，增强职业教育发展体系的系统性与协调性，推进以职业教育为核心要素的产业结构、城乡结构、生态结构综合协调体系；另一方面推动市场主体参与职业教育办学，使得职业教育融入工业研究与设计体系，为数字经济时代与互联网创新时代的企业与产业发展发挥生力军作用。

大职业教育战略是职业教育发展国内战略与国际战略的双重统一。在新发展格局背景下，中国与世界的共同发展步伐将进一步加快。职业教育既需要面对国内发展不充分与不平衡的问题，同时需要总结提炼出基于中国职业教育经验的职教发展公共产品，助力广大发展中国家职教与工业化进程的良性互动，进一步推动南南合作，构建职业教育人类命运共同体。

大职业教育战略是更高水平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重要基础。面向第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我们将推进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核心的综合性配套改革，基于职业教育在新经济、新动能与新职业中的重要地位，实现技术-技能的高质量转化将进一步促进高质量发展与高质量城市化的综合推进。在未来，职业教育既需要

与县域治理高度融合，同时需要与超大城市治理高度融合，既发挥消减城乡差异且助力共同富裕的制度效能，又发挥服务高技术发展与大城市治理的教育绩效，实现职业教育与社会协调发展的高水平融合。

推动民营企业更好参与职业教育发展在数字经济时代，推动产教融合进入深水区。职业院校进行以民营企业为办学主体的混合所有制模式探索。首先，为突出企业作为办学主体，由企业 with 职业院校共同在企业的工作现场内共建涉及专业的二级学院分校区，学生的整个学习过程将在企业与学校内共同完成。其次，对于受教群体，入学即与相应企业签订合同，并根据学生的学习阶段与习得技能水平核定发放相应的薪酬，同时根据技能水平提升而变化的可视化薪酬目标。第三针对不同受教群体，学校与企业共同研究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并形成纵向人才供给层次。改善职业院校的内部治理，促进校企深度合作。强化内部治理一直是民办职业院校改革的核心工作。

推动职业教育融入区域治理。重塑县域中职教育价值定位，加快自身服务转型，助力县域经济繁荣发展。在服务面向上，中职学校一是要为留守县域的民众提供职业技能培训的需要；二是要服务乡村振兴战略需求，着力培养新型职业农民和乡村管理精英；三是要打造县域常规性民众文化基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走多层次、多样化社会服务之路。优化县域治理结构，提升中职教育发展活力。

塑造职业教育的价值体系、认同体系与决策体系，职业教育需要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职业教育价值理性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推动职业教育认同体系与决策体系建设。

本研究项目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职业教育的发展与脱贫攻坚以及发展不平

衡问题的解决，与专业性与现代化人才的培养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背景之下，职业教育的发展需要整合传统与当代的职业教育理念与智慧，融贯近代以来的职业教育发展实践，并借鉴国外职业教育发展的历史经验与现实成果，由此方可以实现历史、现实与未来的融会贯通，并有效盘活经典职业教育思想与实践的当下意义。本研究综合分析职业教育与中国工业化进程之间的互动关系，力求勾连历史、现实与未来，并提供关于职业教育与工业化、职业教育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理论思考，对未来的相关研究和实践有重要的探索意义。